

標
姓
录



河南人民出版社

探 胜 录

· 散 文 集 ·



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摇篮。这里有驰名中外的“龙门”，有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有三顾茅庐的“卧龙岗”，有宋朝名将岳飞的故乡，有震撼海外的“瓦岗寨”，有风景秀丽的“鸡公山”，有声誉遐迩的“少林寺”，有古代军事要冲的“函谷关”，有景色如画的“珍珠泉”……

这本集子共收入三十一篇散文。这些散文抒情状物，如在眼前；探胜访古，记述翔实。它不单单是一种艺术欣赏读物，也可帮助读者增长知识，值得一读。

责任编辑 泽 浦

责任校对 李 新

探 胜 录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 6.875 134千字

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统一书号10105·317 定价 0.54元

目 录

卧龙岗散记.....	张怀亮 (1)
淮源行.....	祝 凯 (16)
古刹春光.....	许桂声 (28)

——洛阳白马寺纪游

春游相国寺.....	屈春山 (37)
吊医圣祠.....	孙幼才 (45)
烂柯人.....	顾丰年 (50)
我所思兮在泰山.....	夏 杨 (57)

——谒张衡墓散记

鸡公山消夏录.....	徐 慎 (63)
龙门览胜.....	张惠芳 (74)
函谷春晓.....	贾同然 刘育贤 (84)
岳飞庙怀古.....	金 亨 德 魁 (91)
少林传友谊.....	王鸿钧 (99)
今日“杜康”味更浓.....	王 彪 (106)
铁塔吟.....	郭瑞三 (110)
凤台秋色.....	刘长贺 (118)

pp13-14

瓦岗寨抒怀.....	湖涌 (123)
嵩山柏.....	冷柯 (129)
花卉赋.....	陈朝中 (134)
学堂岗纪事.....	孙世海 甘泽平 (139)
芒砀春色.....	惠民 传朴 友堂 (143)
古城今昔.....	胡兆藏 (151)
修定寺唐塔游记.....	赵秀琴 (161)
禹王台纪行.....	杨东明 (168)
游太清宫.....	祝培星 (173)
天台山探胜.....	胡耀德 李泳 (178)
文峰塔赋.....	刘书全 (184)
菱里城小住.....	新开河 (188)
珍珠泉记.....	刘文凤 (194)
殷墟漫步.....	焦迷 (198)
故乡行.....	章翰 (202)
竹林酒香.....	刘庆澜 (208)

卧龙岗散记

张怀亮

平岗古祠，这是卧龙岗独具风致之处；而“汉画馆”的建立与展出，则给卧龙岗增添了特有的瑰丽色彩。远山近水之中，蓝天白云之下，映衬着四月的卧龙岗，蓊郁苍翠，繁彩呈锦，更兼和煦氤氲。这里，春风吹拂，春光遍洒，游人熙熙攘攘，使这个卧龙岗充溢着盎然的人间春意。

近时常听同志们说，卧龙岗上的武侯祠新葺重塑，植林辟馆，颇引人入胜。有同志动议：应当去卧龙岗看看，看看这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的卧龙岗吧！旧癖重起，新兴又发，尤其是在这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里，去游游卧龙岗，那的确是件快事。因公余抽暇，我们就相约而去。

新游与旧游

又是一个明丽的日子，从南阳市内出发，偏西南穿行七、八里，就到了卧龙岗。

这本是个由伏牛山延伸来的黄土岗，跨紫峰而到白水之

湫，戛然而止。公路穿岗而过。公路北侧矗立着一个高大巍峨的武侯祠门楼。这就是诸葛亮隐居茅庐，躬耕南阳的处所。拾级而上，穿门而入，在冬青灌木护持的甬道旁，有一个导游全图，前后殿堂，古迹方位，一目了然。

对于这些，我是谙熟的。因我这次并非首游，而曾来过这里多次了。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都是“旧游”。人们往往好“旧游重忆”。对我来说，旧游确有可忆之处：这个地方在解放前也不过是个荒岗茅店而已，武侯祠也自颓然旧观；解放后人民政府先后整修，才使此处日具规模，颇可观瞻，每次赏游，令人鼓舞，总有所得。可是，我最后的一次旧游，真是“旧游不堪忆，忆时令人气”。那正是榴弹、枪声乱作，红缨大刀飘闪，到处都是“革命行动”的文化大革命鼎沸之时，一天，实在烦闷得无奈，只好来卧龙岗上光顾一下卧龙先生。可真是大煞风景：草木蓬乱，门壁斑驳，石坊倒塌，阒无人声；十八罗汉固然头断臂折，即诸葛孔明先生也“灰飞烟灭”，龛台塑像皆成残块。突然，几声手榴弹的轰响，更接几排冲锋枪的枪声，惊得林鸟乱飞。恰置深秋时节，正是“风悲日曛”，这景况竟象个古战场，只是既不象“长坂大战”，又不象“赤壁鏖兵”，连个喊杀声也没有，当然也就不知道这现代化的子弹是不是射穿了几许真正的敌人？！枪声过后，只听得远处吆吆喝喝，过来一群头戴柳条帽，身背红缨大刀，手提长短武器的，推推搡搡几个人，向这边走来，嘴里还骂骂咧咧：“老保，快走！”“他是钢杆老保！”“他是个合金钢老保！”吆喝声里更夹杂

一些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唔！实在对不起卧龙先生，看你不得了。不过我却埋怨这位神明的诸葛了：为什么不早布下八卦阵，在一千七百多年后，来翦除那酿成国祸民殃的乱臣贼子？我掉头出来，忽然宋人在《次南阳》中的几句诗涌上心头：“怀古视落日，愧我非长才，却凭破鞍去，风林生七哀”。只是我不“凭破鞍”，但带着一腔怨怒和哀思，“却凭”着我的破车子照原路而归。从此之后，这就成了我对卧龙岗旧游中的最后一次。

此番再来，物换时移。草木修剪整齐，门扉油饰一新，不觉胸怀旷然，兴致大发。忽然，卧龙潭那边树林里刮起一阵风声，引起大家的话语，谈起“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的典故来。跨过仙人桥，看罢“渊然淳深”的诸葛井，前往进入山门，就是武侯祠的大拜殿。山门上有郭沫若书写的“武侯祠”三字。大拜殿是清代飞檐式的古建筑。殿内正在塑像。殿堂门旁，檐下柱上，都挂满了历代名士缙绅的匾对。在这些匾额题对中，最为滑稽可笑的是清咸丰年间南阳郡守顾嘉蘅所题的一幅：“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因这位笔者乡籍湖北，官居南阳，竟也不顾宛、襄人们的论争以及历史的真实，和个稀泥罢了。看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如果卧龙岗是在襄阳，而不在此地，那就实事求是地去论定，这既无损于孔明，又何伤于南阳？诸葛亮五丈原溘逝之后，蜀人歌思，建祠以祀；襄人怀念，隆中常祭；宛人慕风，亦祠亦祀，自是情理之常，也并非南阳人想独揽盛誉。

如果是在南阳，那就说是在南阳好了，又何必哼哼哈哈，不吞不吐呢？据说此老学识渊深，也许怕说清楚了要丢乌纱帽的吧？！——大家就这么东评西论，谈笑风生，于郡守是毫无顾忌的。一位同志却说：“襄阳也罢，南阳也罢，让历史学家们去弄清吧。不过，这位顾郡守的功劳还是不要埋没的好。他这幅题对不是为后人活画出一个那种为官为宦的八面玲珑，圆滑事故的肖像吗？”另一位同志接着道：“这话妙极，功过相抵。但愿后来南阳做官的能以此对为鉴。”又是一阵会心的笑声。这时，我想起一九五九年秋季，当时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来南阳视察工作时，也来到了这里。在看了这幅滑稽可笑的对联后，便对同来的地委领导和共青团干部说：“我把他这样改一下，你们看好不好？”就指着这题对的上下幅脱口而出：“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大家齐声说：“这样改得好。”是的，这又是一番境界，一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阔大而高贵的精神境界。至今，这里老共青团干部还时常论及此事，并以耀邦同志口占此联的精神互勉。

再看东西两廊，廊壁长方不等，镶嵌了许多一块块一条一条的碑刻赞诗、颂文。浏览之后，穿过中院的北角门，就到了祠堂的后院。这里有诸葛草庐、躬耕亭、古柏亭、野云庵、宁远楼等宋、元以来陆续修建的古迹。从东廊坊穿过一个月门，是一片柏林森森的大院落。转向南走四十步，就到了“三顾堂”。据说这就是刘玄德拜谒孔明先生，而被后人称为“三顾频烦天下计”的地方。三顾堂内已整修完毕。新近

雕镂彩饰的暖阁内，重塑了诸葛亮与刘备的坐像，旁边侍立一书童。这个已经塑好的孔明像，虽然清秀、古雅，不失先生风貌。但细细看去，总觉得和过去已被毁坏的那几尊武侯像有点异样的地方。不在色彩，不在衣饰，也不在胖瘦和风度，——哦！是了，是了，是在气质上的不同，这不同处就是诸葛亮的面部隐现着笑意。我回想过去多次凝视过的那几尊像，看去是肃穆的，是遗恨满腹而形露于色的，看了使你有“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之感。而现在，他，这位孔明先生为什么微笑，以及微笑些什么，恐怕只有塑像家自己知道的。可是塑像家没有向人们讲释什么，自然也没写下说明书来详加剖析，但却用其艺术在这塑像上传导了他们的心声，使他们之所知为人之共知。也许，我们理解错了，塑像家们什么也没去想，他们只是按照他们认为应该的那样去塑造诸葛亮而已。但不管怎样，当你仔细审视时，的确是诸葛亮微笑了。无独有偶：诸葛亮的微笑，——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里的塑像，……这却引起了我一阵思索。我想到：这位塑像家如果在机器停转，工资发不下来，只得去拾地里掉下的谷粒，挖出已经生芽了的豆子，以充他和他全家那辘辘饥肠，并且随时都有被采取“革命行动”的时候，他能够通过塑像让他的孔明先生微笑吗？那么，在现在，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三年多的今天，看看吧，诸葛武侯“当鼎足之形，属疲敝之秋，以精白之心，策制胜之谋”，尚且“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值此举国上下进军四化之时，其忠魂焉得不含笑于九

天之上？！——我这么想着，这或许就是塑像家在艺术开掘中所要表达的时代精神吧！

漫话卧龙

游览古迹，常常发现人们怀有思古之幽情。凡观古怀古者，不论其怀何思，有一点是近似的，那就是思古之情必有通幽之处；唯其相通才能相感，因其相感，故动其情，启其思。过龙门而思禹迹，兴许就是这个道理吧。

出“三顾堂”就在门前小憩。一位同志突发怀古之情，竟这样古里古气地发了一通高论。这也许是因为“相通”、“相感”了吧，都说：“你游卧龙岗，自然也该念叨念叨诸葛亮了？！”大家还素知他负有点“诸葛通”的令名，也想让他讲一番三国之古。

“那是自然，唐人刘禹锡在《陋室铭》里开头就有这两句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如果不是诸葛亮有名气，光凭这个黄土岗，外加一个茅草庵，谁会知道呢？这就叫地以人重。”

开板就是一套，说的都笑起来。即问：

“诸葛亮这个人究竟有多重？”

“这可就复杂了。诸葛亮死后，以及魏、晋以来，各朝各代的评论者甚多，有评他‘高迈独出的，有赞他‘奇策泉涌，智谋纵横’的，也有誉他‘垂之万世，与日月同其光明’的，可多了。千百评论家中，要算宋朝的那个才子苏东

坡评得最滑头了，说诸葛亮‘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真是岂有此理！连人、神都不知道，偏知道个‘真卧龙’？！难道诸葛亮是假卧龙不成？唐朝裴度的几句还算见地较深，……”

他停顿了一下，吸了一口烟，慢悠悠地竟不说了。这是一位颇富幽默而多思索的同志。也不管他对苏东坡为啥这么大的意见，因为都正想往下听去，就催他快点接着说。

“不要忙，我得想想。嗯，对了，是这样几句：‘度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或秉事居之节，无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汉丞相诸葛公其人也。’其实，他讲的节、才、道、术，还没有追究到根本。”

“不说别人咋评的吧，你这个‘诸葛通’就说说你的高见，那个‘根本’是在哪里呢？”一个同志被这个‘根本’吸引着了，截住话头，给他提了个新题目。

他又吸了一口烟，吐着缕缕烟气。接着说：“你叫我说，说多了变成说三国，说少了又给你说不清。剃头刀杀鸡子，来个快的吧，我说这‘根本’就叫一忠、二公、三严。”

都听得笑起来了。“新鲜，从哪里来了个一、二、三，请‘诸葛通’试予详论，我等洗耳恭听，以开茅塞。”提新题目的那个同志给他半开了个玩笑。

“不用洗耳，恭听倒可以。你那‘茅塞’能开不能开，我可管不着。我只说三国时候，那样打来打去，老百姓可吃苦了，谁不想叫快点统一，少受点罪。不论是曹操、孙权，

或者刘备，谁统一中国都可以。诸葛亮就主张统一中国，平息战乱。这总是件好事。有这样四句话就是说他这一点的：

‘茅庐三顾，出师二表，志复中原，天日皎皎。’因此，诸葛亮南征北战，最后病逝军旅，算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我说的这个忠，就是这个意思。说到‘公’，中都护李平曾经劝他进爵，他说：“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要他‘坐自贵大，岂其义乎’，他不干。临终之前，他给后主陈表说‘臣身在外，别无调度，随时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这算得是一心为公了吧。当然，他这个公不是人民大众之公，而是一心为刘汉江山之公。因为，我考证的结果，证实诸葛丞相没读过马列主义。”听到这里，都又为他语句的诙谐逗笑了，但谁也没有再打断他的话头。

“诸葛亮的本事那是没说的，但要不是军政尚严，他那一套怎样去推行，又怎能师止如山，进退如风呢？他的这个‘严’首先是对自己严，要下属做的，自己就一定率先身体力行，包括对自己的子侄在内。就拿他本人来说，当马谡失街亭，赵云败箕谷，在戮谡贬云之后，竟而上书自劾，‘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对下又发布了《劝将士勤攻己厥教》，要将士们指正他的缺点，纠正他的失误。在那个时代，他要没有这个严于自责的精神，认为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是绝对的正确无误，谁敢给他一丁点批评呢？但他敢这样做了，竟这样做了，反倒成了真正的‘孔明’了。他对下当然也严，但却是严中含宽，宽中见严，宽严并济。对诸葛亮劝进的那

个李平，诸葛亮对他的错误就曾给过劝戒和等待。后来李平不改，竟乘诸葛亮出师岐山，借督运粮草向孔明捣蛋，要两面派，贻误军事，诸葛亮才‘表平罪恶’，主张‘政唯和可以克捷，不可包含以违大业’，坚决惩处，削职为民。虽然诸葛亮当时是集蜀汉军政大权于一身，也还是呈报有司，经朝廷批准，按科律行事的，并非嘴一张，就生杀予夺。编纂《三国志》的那个陈寿，因是晋臣，不得不骂‘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但还是称赞诸葛亮科教严明，‘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所以，诸葛亮治蜀或者出兵打仗，才能令行不悖，令禁必止，风教化然。这就是我所说诸葛孔明的根本所在，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诸葛通”的这番湛湛高议，侃侃宏论，竟招徕了一些游客围听。他一边说，一边解释；旁听者一边听，一边点头。当他讲完了他的“根本所在”时，那个“洗耳恭听”的同志接着讲话了：

“‘诸葛通’，我给你再续上两条，行吗？”

“那敢情好。你这是不鸣则已，一鸣必有创见。”他取出一支烟要递给那位同志，“来，抽一支，鼓鼓劲。”

“我不中你这毒。你‘诸葛通’研究诸葛亮就没发现这位卧龙先生不吸烟吗？你把诸葛亮那个‘严’字用在你‘治烟’上，保准你就把烟戒掉了。老嫂子就一定会感谢诸葛丞相。”

“我说过了，这包烟抽完就一定戒掉，这是和你老嫂子立过‘军令状’的；要不，她可是执法如山，是再也不发给我一分买烟钱了。”说毕，自己把没着完的烟蒂续上，又深深抽了一口。这景况惹得大家好笑一阵。“别笑，这是实话。你讲你那两条吧。”

“你说那三条没我说的这两条也行不通。一条是经徐元直推荐，刘备发现了诸葛亮这个人才，并且三顾茅庐，恭请出山。要不，他孔明先生只好一辈子抱膝长吟梁甫，终生卧龙而已。曹操的智计，连诸葛亮也称道是‘殊绝于人’，可是曹操却没有发现诸葛亮，这叫备敏于操，得卧龙而鼎立三国。不然的话，刘玄德早叫曹阿瞒给吞掉了。第二条是阿斗不疑。那时候，诸葛丞相权重全蜀。那个小后主的暗弱庸才算是出名的，可细想来，却有一大长处，就是对诸葛亮诚信不疑。没有这一条，诸葛亮的本事再高，也是在七擒孟获、六出岐山中施展不出来的，小阿斗也可能早就去到洛阳而‘乐不思蜀’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诸葛通”乐了。又是深深吸了一口烟，又是文绉绉地一句诙谐话：

“三日不见，真当刮目相待。不想你老兄对诸葛亮研究的这样通了，我这个‘诸葛通’是一定要让你让位的。”

一阵闲话，使疲累消祛，我们便说说笑笑朝另一处走去。一些围听的游客，还要求再讲几段诸葛亮的故事，我们的“诸葛通”只好抱拳拱手，婉言谢绝了。

古文化之宝

一边走，一边却由闲话诸葛亮而勾起我一些怪异的联想。一提起诸葛亮，就使我想到法家；一提起法家，就使我又想到江青那帮丑类；由那帮丑类使我又想到《浮士德》中的“瓦普几司之夜”，并且真的好象曾听到最后一幕中“光明圣母”的召唤声，和那“神秘之群”的合唱：

“一切无常者，
只是一虚影；
不可及者，
在此事已成；
不可名状者，
在此已实有；
永恒之女性，
领导我们走。”

不管哥德的本意如何，他是绝对不敢奢望，在他一百多年后的中国，真的出现了胜过德国古典“瓦普几司之夜”多少倍的怪状，并且还真的出现了想当“光明圣母”者，以及“神秘之群”用大喇叭唱颂歌的怪事。若歌德仍在，他必定会新写一部现代的东方《浮士德》。而诸葛公也是绝对不曾想到，在他死后的快十八个世纪的时候，竟被荣冠法家的桂冠。要是武侯有知，他的这些曾鼓噪一时的法家鼓吹者们，却干着他想统一而不得统一，而统一了的中国又被大肆分裂破坏的

勾当。在惊讶、愤怒之余，必定会为封赐给他的法家雅号，而派关羽重重地赏他们一人一下青龙偃月刀。

就这么走着想着，由武侯祠山门往东，约半里许，就到了“汉画馆”。这是一座约两千七百多平方米的现代式建筑，上面郭老所题的“汉画馆”三个金色大字，显得分外醒目。馆外由柏油路和武侯祠的建筑群相连接。路两旁柏树成行。向北，有一片花圃，开得姹紫嫣红。向南，毗连卧龙潭和那一带的树林，有绿柳碧水。看去，也颇别具意趣。馆内放置着令人美不胜收的汉代画像石刻。楼上，陈列有古画和玉器。

这里陈列的汉代画像石刻，是从馆藏的一千二百余块画像石中选出的，有二百余件，从西汉后期到东汉末期。共分四个部分展出：灿烂的汉代科学；辉煌的汉代艺术；地主阶级的骄奢淫逸生活；地主阶级没落思想的反映。欣赏了这些石刻，真使人惊叹不止。从艺术上看，那构图的巧妙，绘刻的生动，想象的丰富，形象的逼真，使观赏者好象置身于这广阔而优美的画像之中，如临其景，如睹其人，如闻其声。象“日月同辉”、“日月合璧”、“牛郎织女”等石刻，把神话、传说和天文知识巧妙地融为一体，那样生动地表现出来，真有腾空而见金乌、蟾蜍之感，登天欲语牛郎、织女之情。若看“舞乐”、“冲狭”、“角抵”等石刻，又一定会把观者自己当做了那种场景的看客，为悠扬、曼丽的歌舞所倾倒，为险绝、高超的杂技所摄魂。看着每一块画像，都为那时劳动人民和石刻家们所达到的光辉艺术的高度赞不绝口，就历史的内容来说，这些画像石刻又是研究汉代政治